



# 法门寺 遇 监

(秦腔)

姜炳泰改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 禁門奇 監遇

電影

監製

監製人

封面劇照：陝西省戲曲劇院演員

梁 荻 秋 王 憲 芳

法門寺

監 過

(秦腔)

姜 炳 泰 改編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东四路105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

※

30 × 30 綢 1/18 ·  $\frac{1}{2}$  印張 · 4,784字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000 定價：(5)四分

統一書號：T10094 · 162

K243

C26

## 說 明

这是本社已出版的“法門寺”全劇中的一出戏。为了便于群众演唱，特出版單行本。

# 法門寺 監遇

(秦腔)

姜炳泰改編

人 物：

孫玉姣

禁婆

宋巧姣

蒼頭

(孫玉姣上)

玉：(上唱二六)

在獄中心焦躁雙眉緊皺，  
想玉鐐不住的暗把淚流。  
這才是虎難描反類成狗，  
除非是遇清官才能罷休。(留)

(禁婆領巧姣上)

婆：宋大姐走動些！

巧：(唱二六)

到監中我不敢胡行亂走，  
這才是未犯法做了楚囚。  
恨只恨趙知縣斷案乖謬，  
若出獄要與你破釜沉舟。(截)

婆：宋大姐，你來，這是女監，這裡還有一個女犯，你兩個

也是个伴儿。（开門，进門）这是新来的宋大姐，你們兩個說說話，也不寂寞。可不敢胡行乱走。我便去了。

巧：多謝媽媽。

婆：不謝了，不謝了。（下）

玉：姐姐見礼了。

巧：还礼了。适才听媽媽講說，姐姐莫非就是孙家庄那一案么？

玉：奴家就是孙玉姣，无故被冤，作了囚犯，姐姐休得恥笑。

巧：你我同在患难之中，何出此言。这是孙家姐姐，你家的命案，到底因何而起？

玉：唉！姐姐不嫌絮煩，听我道来。

（唱二六）

提起来这冤案世上少有，

把一个无罪人攀扯禁囚。（留）

巧：噢。怎么将姐姐你也攀扯在內了？

玉：（唱二六）

一句話問的我难以出口，

这話长說不尽其中情由。（留）

巧：呃，姐姐你我都是女子，但講无妨。

玉：（接唱）

傅公子买雄鷄相逢邂逅，

这玉鐲本是他有意贈奴。

刘媒婆偷眼看大树背后，

当日里到家中細問情由。（留）

巧：噢，想是她来与你做媒？

玉：哎姐姐呀，

（接唱）

她夸口把我的姻緣成就，  
憑一只紅綉鞋定結鸞儷。  
她言說等消息三日以后，  
管叫我和公子飛上河洲。（留）

巧：噢。……（想介）三天以后可曾有了消息？

玉：（接唱）

盼佳音整五天日夜等候，  
魚又沉雁又杳音訊冷丟。（留）

巧：怎么等了五天还无有回音？

玉：是呀，等了五天还不見回音！

巧：再往后呢？

玉：那一晚我舅父姪母他們就來了！

（接唱）

舅父母到我家黃昏以后，  
可憐他宿一晚性命全休！  
人命事報官府家母出首，  
官驗屍見玉鐲氣沖斗牛。  
受不過五刑拷屈招出口，  
可憐把傅公子無罪被囚。（留）

巧：（接唱二六）

听罢言不由我沉吟良久，  
这冤案还須要仔細窮究。  
刘媒婆約佳音三日以后，

却怎么整五天未見回头？

叫姐姐再不必双眉倒皺，

这件事我与你解愁分忧。（截）

听姐姐講說，刘媒婆誑去一只綉鞋，言說三日定有佳音，等了五天，杳无消息。但不知她見了公子无有？

玉：那日我在監中見了公子一面，公子并未提說刘媒婆說媒之事。看起来她是誑我綉鞋，并未前去說媒。

巧：呃，——（想介）刘媒婆如若去見公子說媒，还則罢了；若不會去見公子，这杀人之事，大料她必知八九了！

（唱帶板）

刘媒婆去說媒公子未見，

五日后就起了杀人禍端。

莫非她誑綉鞋存心不善，

这人命必与她有些牽連。（截）

（蒼头上）

蒼：（引）奉了公子命，来到女監中。

禁婆開門來！

婆：干什么的？

蒼：我是傅宅与孙大姐送飯來的。这是我家东人賞給你的三兩銀子，叫你好好照看孙大姐。

婆：（開門）哈哈，多謝公子，孙大姐有我照看，不用他操心。

蒼：孙大姐請來用飯。

玉：姐姐請來一同用膳。

巧：怎好叨擾。

玉：你我同歎受难，还分什么彼此，一同来用吧。

巧：如此多謝姐姐。这飯想是令堂差人送来的？

玉：这是傅公子差人每日到监中送飯。

巧：怎么說他是傅宅来的？

玉：正是。

巧：这位老掌家，煩劳你去到男监問傅公子，刘媒婆前几日可曾来到府上与他說媒？

蒼：那个刘媒婆？

玉：就是那刘彪之母。

蒼：噢是了，此事我一概尽知。那刘媒婆并不曾到府上前来說媒。只是那日我跟随我家东人在大街行走，遇見刘彪，手拿一只綉鞋，言說孙寡居要告我家东人，調戏她女儿，誑詐我家东人的銀兩。不是刘公道解劝，几乎廝打一处。

巧：那刘彪平日作何生計？

蒼：那刘彪平日要钱为生，不务正业，是一个无賴！

巧：嗯……（想介）赶这样說，姐姐你家这命案有了苗目了。

玉：有了甚么苗目了？

巧：想到刘彪拿綉鞋磕詐傅公子，未曾如愿，必不甘休，况他平日本是个无賴，以小妹看来，你家命案与那刘彪……有……关！

玉：噢，姐姐你这么一說，我也想起来了。

巧：你想起了甚么？

玉：那天我舅父舅母被人杀坏以后，房中掉下一只綉鞋，当时我在惊慌之中，一时未曾記起，如今想起，那就是刘

媒婆誑去的那只綉鞋。

巧：怎么說就是刘媒婆誑去的那只綉鞋？

玉：就是那一只綉鞋。

巧：你認的清？

玉：認的清。

巧：記的准？

玉：記的准。

巧：認的清，記的准，这兇犯必是刘彪无疑了！

（唱帶板）

小刘彪平日里行为不正，  
拿綉鞋在大街磕詐傳朋。  
他既然詐銀兩未曾得逞，  
因此上心怀恨提刀行兇。（留）

玉：哎姐姐呀！（这时由于宋巧姣的感染，孙玉姣也慢慢改变了她底軟弱）

（唱帶板）

宋姐姐講此話情通理順，  
必是那賊刘彪怀恨杀人。  
恨县令他不按情理推問，  
活活的屈煞了无罪之人！（截）

巧：姐姐不必啼哭，如今此案有了眉目，我們豈能坐以待斃，就該設法上告明冤。

蒼：哎呀大姐，若要上告，这几日人人都說，司礼太監九千岁在兴平县下馬，太后老佛爷，要在法門寺降香。——

巧：（搶白）怎么說司礼太監九千岁在兴平县下馬，太后老

佛爷，要在法門寺降香？

蒼：正是。

巧：哎呀好！有此机会，我若攔馬告狀，大料这坊官司么，也能見分曉了！

（唱帶板）

听說是九千岁兴平下馬，  
老太后法門寺來降御香。  
我一心捨性命去告御狀，  
大料想能平反这坊冤枉。（留）

玉：（唱二六）

实服了姐姐的才智胆量，  
為我們報不平雪此冤枉。  
假若还平冤獄得出魔障，  
把你的大恩义沒齿不忘。（截）

巧：姐姐不必如此。是你不知，你家的命案也将我兄弟攀扯在內了。（哭）

玉：怎么也将令弟攀扯在內了？

巧：我兄弟兴儿与刘公道僱工，刘公道告我兄弟那晚盜物逃走。因为兩事出在一晚，赵县令又說你家的人命是我兄弟杀的。当堂要我爹爹补賠銀兩，又限我爹爹三日以內将兴儿交出。我今去到法門寺攔馬告狀，你家的命案若明，我兄弟的冤枉也就明了。（拭泪）

蒼：听这位大姐講說，你原是宋先生的女儿。

巧：正是。

蒼：大姐果然胆識过人，但不知何日才能出獄告狀，替我家

东人伸冤？

巧：眼前若有十兩銀子，即刻就能出獄。

蒼：这有何难。我回家稟明老夫人，慢說十兩銀子贖你出獄，就是打官司的費用，一概包在老奴身上。

巧：老夫人若能相助，出獄定當登門叩謝。

蒼：我想事不宜迟。你們先去用飯，待我回家稟明老夫人便了。（禁婆開門下）

玉：哎姐姐呀！

（唱二六）

这冤案憑姐姐挺身相救，  
若出獄定要將大恩報酬。  
照姐姐这样人世上少有，  
真个是活菩薩摆开慈舟。

巧：（緊接唱）

咱二人本是同患難，  
同繫冤獄病相連。  
倘若出獄把翅展，  
捨性命要伸山海冤。（留）（同下）